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清甜瓜花釀

班忠獻

在炎熱的夏日，如果你來到賀州，不吃一頓瓜花釀就沒有品嚐到客家風味百菜釀中最純正的一味。一朵朵黃色花骨朵包裹著豆腐和豬肉餡，嬌柔細膩的花瓣，金黃鮮艷的色澤，清甜涼爽惹得味蕾翻滾。

古人以花入饌的歷史，距今已有2000多年，並伴隨著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不斷發展、成熟和完善。春秋戰國時期，菊、蕙、蘭、桂等香草作為食養之材已被先賢所識，《離騷》中就有「朝飲木蘭之墜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」的詩句為證。而南瓜，則是遠涉重洋的饋贈，原產美洲的它約在明代才來到華夏大地上扎根。聰慧的客家先民因地制宜，在南瓜花盛開的季節裡，開創了以這金黃花朵為盞的獨特釀菜技藝。

南瓜金黃軟糯，成為不少人心中屬於夏天的蔬食代表，殊不知南瓜花也不輸果實絲毫。在兩廣一帶，南瓜花最受人們的青睞。黃燦燦的南瓜花，裹上麵粉，在

油鍋裡炸到金黃，是廣東人得閒飲茶時不可多得的茶食。對廣西人來說，南瓜花更是亦藥亦菜的吃食。生活在廣西賀州的客家人釀製了這樣一道拿手好菜——瓜花釀，其製作頗需匠心：清晨採下帶露的南瓜花，仔細摘除會帶來苦味的花蕊，再撕去花梗表皮的粗硬纖維。然後將拌好的香菇豬肉豆腐餡料，摻入些許紅薯澱粉增加黏合，小心翼翼地填入花囊。接著，用那嬌嫩的花瓣輕輕疊攏封口，上蒸籠旺火快蒸。待花盞透亮，餡料鼓脹，特有的清香便瀰漫開來。成品之外層花瓣脆甜，內裡餡料豐腴，煮出的湯汁清甜如泉，入口頓消滯暑，似有爽朗清風拂懷而至。

每到夏季，在母親耕耘的菜園裡，遍地都是金黃的南瓜花。井字型的方塊菜園中，這些黃色小精靈最招惹蜜蜂的喜愛。每次我進菜園摘南瓜花時都得穿長袖和長褲，並用毛巾把臉龐搗住，保護好自己的肉體，以免被蜜蜂螫。那時，我們將採摘

的成果一分为二：鮮嫩的南瓜花苞用于精製釀菜，而帶著籐蔓清香的南瓜苗，則是清炒或打湯的佳蔬。

我第一次品嚐到賀州瓜花釀是在2005年夏天來到賀州讀書的第一年。有次去同學家吃飯，同學的母親做了滿滿一大盤的瓜花釀。一個個擠擠挨挨地倒立在簸箕裡，那一根根豎起來的根莖猶如士兵的長槍齊刷刷地插向天空。我很好奇就問了同學的媽媽這瓜花釀是怎麼做的。同學的媽媽是客家人，她說，每到節假日，客家人都喜歡用釀來做美食，包裹起來的外型代表著團圓，釀進去的心寓意著「放心」。南瓜花澄亮金黃，瓜花釀是夏日裡一道蘊含美好祝願的時令佳餚。在賀州，除了經典的瓜花釀，豆腐釀、筍釀、辣椒釀、苦瓜釀、茄子釀等同樣各具風味，演繹著釀菜世界的百變風情。

這些數不盡的菜釀，是賀州客家飲食智慧的璀璨結晶。其味型以鮮辣醇厚見

長，清淡脆嫩兼具，烹調方法精妙考究，人文氣息意蘊深遠，充滿了「化樸素為豐美」的生活哲學。一盤瓜花釀擺在席間，不僅是味覺的享受，更承載著「花朝上柄朝東」、成雙出現的講究，尤其在婚壽宴席上，象徵著福壽綿長，瓜瓞連綿，寄托著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真摯祈願。這份獨特的滋味與文化魅力，亦曾吸引中央電視台《第一時間》欄目光顧，特別報道《夏天的美味——廣西賀州：清甜瓜花釀，留住美麗鄉愁》，讓賀州瓜花釀的清甜之美為更多人所知。

如今，瓜花釀已經成為賀州時令節氣裡最新鮮和美味的菜餚了。一盤瓜花釀端上來，嘗一口季節的新鮮，喝一口瓜花釀溢出的清湯，彷彿整個季節都在吞嚥之中融化成內心的清涼。在每個夏天的清晨，我都會搶在露珠未褪去之時，從菜農的籃子裡挑一把光澤鮮亮的南瓜花。看著晨曦的第一縷光，溫柔地灑在田野上，毛茸茸的南瓜苗上頂著露珠，泛著晨光，人如闖入金色的花海。

青青瓜籐，黃黃瓜花。食物是記憶裡對故鄉最深的眷戀，一碟清炒南瓜苗，一碗鮮美的瓜花釀，雖是餐桌上的家常菜餚，卻連著對故鄉的情，連著對親人的思念，連著對明天美好的嚮往。這份源于生活的樸素與芬芳，便是煙火人間最動人的饋贈。

凌雲山下鑿天工

童恩兵

唐開元元年的岷江，濁浪裏挾著川西的寒意，將過往商船拍打得七零八落。往來船家皆言，這江中有吞舟巨獸，每逢朔月便興風作浪。殊不知，對岸凌雲山上的老石匠海通，正望著江心旋渦，將鑿刀在青石上敲出火星。他要在这絕壁之上，鑿一尊鎮水大佛。

彼時的樂山城，因岷江、青衣江、大渡河三江交匯，雖有舟楫之便，卻也飽受水患之苦。過往船隻觸礁傾覆者十之有三，岸邊的招魂幡隨風搖曳，成了百姓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。海通自幼目睹船毀人亡的慘劇，三十載石匠生涯，他刻過無數佛像，卻始終覺得，唯有一尊頂天立地的大佛，方能降伏這江底的孽龍。

海通的想法一出，便在坊間掀起軒然大波。有人說他癡人說夢，這千仞絕壁如何鑿得？也有人笑他不自量力，就算傾盡家財，怕也不夠買鑿子的鐵料。可海通不為所動，背著行囊便踏上了化緣之路。他身披褪色袈裟，手持木魚，從樂山走到長安，又從長安行至洛陽。長安城的達官貴人瞧他寒酸，隨手扔幾個銅錢便要打發；洛陽的富商卻被他眼中的執著打動，解囊相助。三年光陰，他風餐露宿，終於湊得銀錢萬貫，引得樂山刺史章仇兼瓊親自召見。原以為有了官府支持，大佛建造能一帆風順，卻不想災禍突至。當地豪紳覬覦善款，帶著衙役闖入工地，揚言若不分羹，便要叫停工程。海通怒目圓睜，當著眾人的面，剜出自己的右眼，擲于案上：「自目可剜，佛財難得！」那只帶血的難珠在銀錠間骨碌碌滾動，豪紳們嚇得面如土色，連滾帶爬地逃了。工地上的石匠們見狀，無不落淚，鑿山的號子聲愈發震天響。

然而，工程的艱難遠超想像。單是設計大佛的排水系統，就耗去三年光陰。海通帶著徒弟們，在巖壁上反覆試驗，鑿出九曲十八彎的暗溝，將雨水引入岷江。可就在大佛初具雛形時，一場百年不遇的暴雨襲擊樂山。江水暴漲，裹挾著巨石衝向未完工的佛身。海通冒雨指揮搶險，卻被滾落的碎石砸中腳踝，癱倒在泥濘中。望著被沖毀的部分佛身，他老淚縱橫，卻仍咬牙道：「佛身不倒，我心不死！」

海通圓寂後，他的徒弟們接過衣鉢，繼續鑿刻。但因財力漸竭，工程時斷時續。直到四十年後，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聽聞此事，深為感動，上表朝廷請求資助。唐德宗李適被這份跨越數十年的執著打動，下旨調撥官銀，並派能工巧匠馳援。此時距工程開始，已過去整整九十年。

貞元十九年，凌雲山上鼓樂喧天。當最後一塊石料嵌入佛首，一尊通高七十一米的彌勒大佛終於屹立江畔。它雙耳垂肩，慈目俯瞰，彷彿要將世間苦難盡收眼底。

江水從它腳下緩緩流過，再不見往日的暴戾。當地百姓相傳，大佛開光那日，江面突然風平浪靜，有金鱗巨鯉躍出水面，向著佛身三叩首後，游入江心深處。

站在今天的樂山大佛腳下，撫摸著歷經千年風雨的石紋，仍能感受到當年鑿子與岩石碰撞的震顫。九十年光陰，三代匠人接力，這尊用血肉之軀鑄就的佛像，早已超越宗教的範疇，成為中華民族堅韌不拔的精神圖騰。它不僅鎮住了江中的「孽龍」，更在歲月長河中，為後人撐起一片精神的晴空。每當暮色降臨，餘暉灑在佛身上，那斑駁的光影裡，似有千年前的號子聲，穿越時空，久久迴盪。

風銜六月信

王波

六月的風是帶著使命來的。剛過端午，艾草的清香還在門楣上戀戀不捨。風裹著梔子花的甜，從街角的綠籬裡鑽出來，一路撞進晾曬的白襯衫裡，衣角獵獵作響。陽光跟著添勁，把柏油路曬得軟軟的，踩上去能留下淺淺的腳印。空氣裡浮動著草木被炙烤後的微苦，混著梔子的清冽，就成了六月特有的氣息。

小區的花壇裡，梔子開得正好。青白的花苞半開半闔，香氣裹著濕漉漉的水汽，瀰漫在晨光中。早起買菜的老太太路過，總會停住腳，挑一朵飽滿的別在衣襟上：「壓壓老伴的棺材脾氣哩。」走一路，那香便縈繞一路。穿校服的姑娘們更機靈，找個小瓶子灌半瓶清水，把帶著露氣的花苞插進去，擺在課桌一角。那清幽便在教室裡浮沉，連黑板上稜角的公式，線條也似乎被水汽潤得柔和了些。

風掠過鄉野時，性子似乎更野了。麥穗已垂下飽滿的頭顱，在正午的烈陽下碰撞出窸窣的輕響，整片田壟被曬得泛起一片晃眼的白金色。田埂上的野菊脖頸被偶然點水的蜻蜓壓彎又彈起，紫的、黃的，散落著點點顏色。戴破洞草帽的農人蹲在田邊，「吧嗒」抽著煙，煙圈剛冒頭就散了蹤影。

他眯著眼看那片翻騰的金色光海，嘴角的笑意比陽光還暖，輕聲笑罵著：「這風賊得很，專搶窮漢的神仙氣！」那風捲

走了煙圈，彷彿也順手捲走了他眉間攢起的溝壑。

六月的日子，是被蟬鳴一寸寸抻長的。天剛濛濛亮，就有幾隻性急的蟬在老槐樹上試嗓子，「吱……」一聲，又驟然停頓。日頭爬高了，蟬鳴便稠稠地粘連成一片，把午後的時光浸泡得慵懶綿軟。搬到葡萄架下最好，綠籬垂下的涼蔭裡，紫瑩瑩的果子懸著，勾得人舌底生津。風穿過籬葉的縫隙，帶著微微的涼意，吹得身下的竹椅「咯吱」輕吟。人在這一聲長一聲短的單調曲子里，眼皮就慢慢垂了下來。葡萄架下的夢，也總帶著點隱約的甜。

指尖忽然黏膩地驚醒，是顆熟透的葡萄漿汁破了皮。蟬聲依舊如潮水般灌滿耳膜，抬眼望出去，教室後牆那張倒計時牌上，那個孤零零的「7」字，紅得刺目。畢業季的風，到底還是吹過來了。穿著學士服的身影擠在香樟樹下，寬大的下擺掃過滿地細碎的落蕊，發出窸窣的碎語。有人遞來一張嶄新挺括的同學錄，筆尖懸在紙頁上方，遲疑地落下，一滴墨卻毫無徵兆地暈開，洩成一朵小小的灰藍色淚痕。旁邊伸過一隻手，一片潔白完整的梔子花瓣輕輕覆了上去，吸走了那抹濕痕。「以後常聯繫啊。」聲音很輕，剛出口就被風揉碎在半空。一個帶著花香的擁抱裡，花瓣的邊沿悄悄捲曲起來。

青石板的記憶

羅宗

故鄉的青石板路，早已消盡了。如今回去，只見一條條水泥路，平整而光滑，汽車在上面跑得飛快。然而我總覺得少了些什麼。

先前我們村子的路，全是青石板鋪就的。石板是從山裡開採來的，一塊塊並不十分規整，卻自有一種天然的韻味。石板的表面並不光滑，常有細小的凹凸，踩上去，腳底能感受到那微微的起伏。雨天時，石板會泛出一種青黑色的光澤，水珠在上面滾動，像撒了一地的珍珠。

記得小時候，我常常赤腳在青石板路上跑。夏天，石板被太陽曬得發燙，腳底板踩上去，燙得人直跳腳，卻又捨不得穿上鞋子。村裡的孩子們都是這樣，腳底磨出了一層厚繭，走在石板上，竟不覺得痛了。冬天，石板冰涼，我們卻仍舊赤著腳，在霜凍的早晨跑向學堂，腳趾凍得通紅，卻還要比賽誰跑得快。

青石板路的兩旁，往往生著些野草。春天來了，石板縫裡會鑽出嫩綠的草芽，有時還會開出幾朵不知名的小花，藍的、黃的、白的，點綴在青黑色的石板間，煞是好看。村裡的大人們走過，從不曾低頭看它們一眼；而我們小孩子，卻常常蹲下來，對著那些小花發呆，有時還會摘下一朵，插在女孩子的辮子上。

青石板路是有聲音的。穿著布鞋的大人走過，發出「嗒嗒」的輕響；挑著擔子的農夫走過，扁擔「吱呀吱呀」地叫著，伴著沉重的腳步聲；而我們這些孩子跑過時，則是雜亂無章的「啪啪」聲，像一群受驚的小獸。最妙的是雨天，雨水打在石板上，發出清脆的聲響，與屋簷滴下的水珠應和著，奏出一曲天然的音樂。

村裡的青石板路，每一條都有自己的故事。東頭那條通向學堂的路，被無數雙小腳磨得發亮；西邊那條通往集市的路，中間的石板已經被獨輪車軋出了兩道淺淺的凹痕；而我家門前那條小路，因為走的人少，石板上甚至長出了一層薄薄的青苔，踩上去滑溜溜的，我曾在上面摔過不止一跤。

青石板路也是會「說話」的。清晨，當第一縷陽光照在石板上，它們就開始「醒來」，散發出微微的熱氣。中午，石板被曬得發燙，遠遠望去，路面上似乎有熱氣在蒸騰。傍晚，石板漸漸冷卻，卻仍保留著白天的餘溫。到了夜裡，石板變得冰涼，月光照在上面，泛出一種清冷的光澤。

記得有一個夏夜，我躺在門前的青石板上乘涼。石板透過薄薄的衣衫，將涼意傳遍我的全身。我仰望著星空，聽著草叢裡的蟲鳴，不知不覺就睡著了。半夜裡，我被露水打醒，發現石板上已經凝結了一層細密的水珠。我爬起來，赤腳踩在濕潤的石板上，那種清涼的感覺，至今難忘。

青石板路還是村裡消息傳播的渠道。誰家有了喜事，誰家遭了災，都會在石板路上傳開。女人們提著籃子走過石板路，在井邊相遇，便開始了閒談；男人們扛著鋤頭走過石板路，在田頭碰面，便交換著村裡的新聞。我們這些小孩子，則常常趴在石板上，耳朵貼著地面，聽遠處傳來的腳步聲，猜測是誰來了。

如今回想起來，青石板路簡直是我們村子的血脈。它們連接著每家每戶，通向田野山林，延伸到外面的世界。我離開村子的那天，正是踏著青石板路走的。

記得當時下著小雨，石板濕漉漉的，我的布鞋踩在上面，發出沉悶的響聲。母親站在門口，望著我走遠，直到我的身影消失在石板路的拐角處。

後來，村裡修了水泥路。先是主幹道，然後是支路，最後連我家門前的小路也鋪上了水泥。青石板被撬起來，不知運到了何處。水泥路確實方便，下雨天不再泥濘，車子也能開到家門口。可是，我總覺得少了些什麼。

去年回鄉，我在村口遇見一位老人。他已經八十多歲了，拄著柺杖，在水泥路上慢慢地走著。我問他可還記得從前的青石板路，他停下腳步，用柺杖敲了敲地面，說：「這水泥路啊，硬邦邦的，哪有咱們從前的石板路好。石板路會『呼吸』，這水泥路，死氣沉沉的。」

我蹲下身，用手撫摸著水泥路面，冰涼而堅硬。忽然，在一處破損的路邊，我發現了一塊青石板的殘片。它被水泥包裹著，只露出一角，但那種青黑的色澤，那種天然的紋路，我一眼就認出來了。

我用手指輕輕撫摸著它，彷彿觸摸到了過去的時光。

青石板路消失了，連同那些在石板路上奔跑的赤腳孩子，那些石板縫裡頑強生長的小花，那些雨天裡在石板上跳躍的水珠，都成了記憶中的畫面。只有偶爾在夢中，我還能看見那條蜿蜒的青石板路，在月光下泛著幽幽的光，通向遠方，通向過去。

也許，這就是所謂的鄉愁吧——對一條早已不存在的青石板路的懷念。

